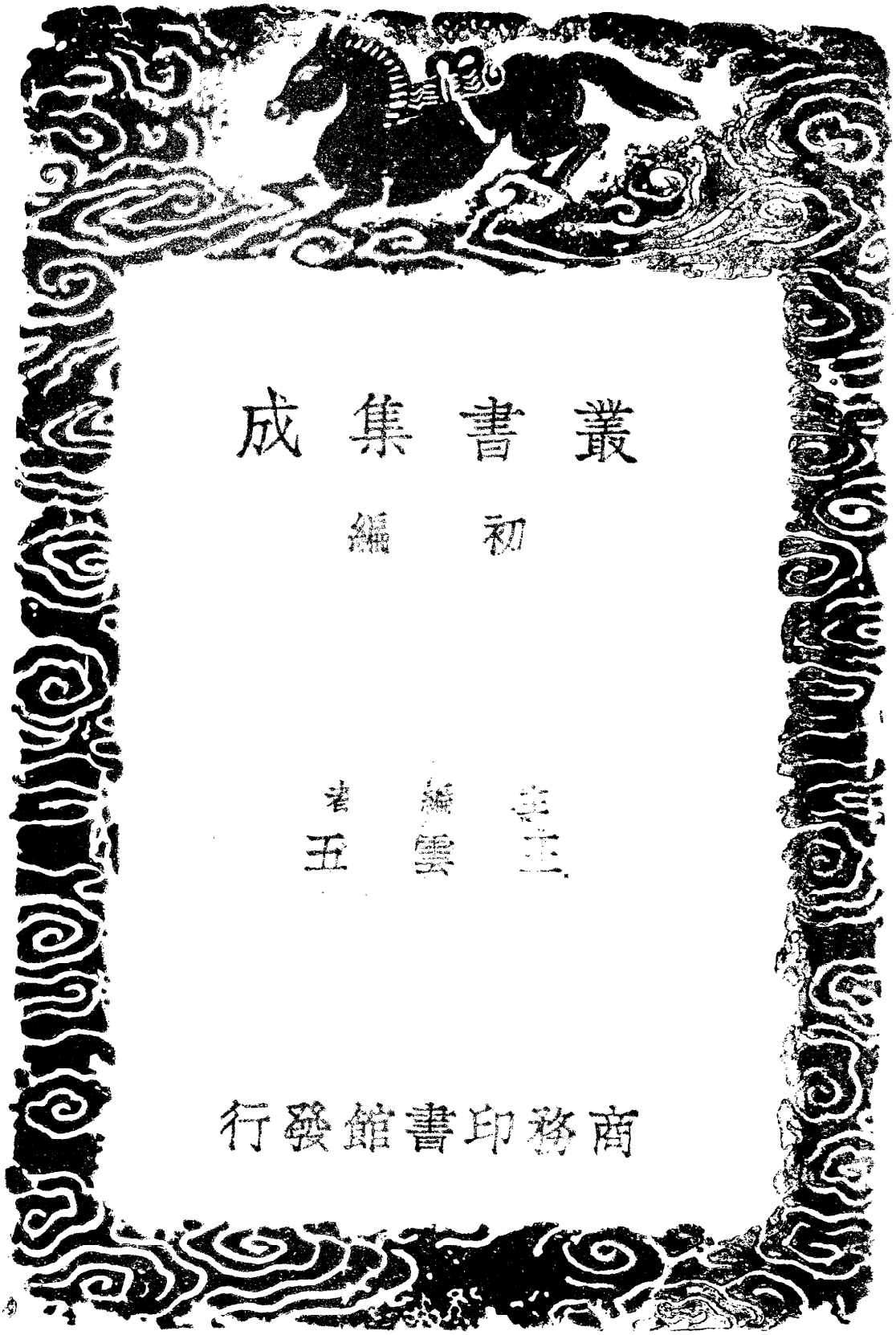
續釋常談

林下偶談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續釋常談

龔熙正著

本館據唐宋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續釋常談

宋　龔熙正

御前

後漢蔡邕獨斷。天子所在曰御前。

陛下

漢高祖紀注。王者世有執兵。陳於堦陛之側。陛下者。郡臣尊至嚴之意也。

計較

三國志孫堅傳。堅夜馳見袁術。畫地計較。

下官

通典曰。宋孝武帝多積忌。諸國史人於本國者。不得稱臣而稱下官。事在孝武帝紀中也。一說者云。稱臣者通稱。爲梁武帝史改臣爲下官。

面折

漢王陵傳。陳平曰。於面折庭爭。臣不如君。汲黯傳。黯爲人惟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公孫弘傳。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

相門有相

按南史王詢召見文德殿上目送之謂來弁曰可爲相門有相

將門有將

王鎭惡傳宋武帝曰鎭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

郎君

世說諸葛瑾爲豫州遣別駕詣臺語云小兒恪知謹卿可以語速連往詣恪恪不與相見後相遇別駕喚恪咄咄郎君云

半子

唐回紇傳咸安公主下嫁可汗上書恭甚其言昔爲兄弟今爲半子也

姨夫

元氏小叔與姪大淵書云吾時在鳳翔每借書與齊倉曹家徒步執陸姨夫師受

小姑

古樂府焦仲卿妻詞云却與小姑別泪落連珠子

令弟

文選謝靈運從弟惠連云末路値令弟酬問開顏披心

姑夫

五代史石敬瑭入篡時。皇后云姑夫。

妹婿

三輔決錄趙岐娶馬續女宗姜爲妻。續兄子融。岐曰妹婿之故。屈志于融。

弟婦

弟談數王詢祖曰。唯覺妹夫。疏于弟婦。

先輩

世說王子敬問謝公休何如庾公謝殊不受答曰。先輩初無論。又人有問太傅。子敬可是先輩誰比。謝曰。阿敬近撮王劉之標。

火伴

古木蘭詞云。出門見火伴。

家屬

孔毅父雜說。前漢西域傳。屯田輪臺。募民壯健累重敢涉者。詣田所。注累重。謂妻子家屬也。

丫頭

劉賓客寄贈小樊詩云。花面丫頭十三四。春來綽約向人時。

小家子

殷雲小說。李膺州縣。聶季保小家子。不敢見膺。

打草驚蛇

主簿貪賄干魯。魯乃判曰。汝雖打草。吾已驚蛇。

乞兒

漢官儀曰。張衡云。明帝臨軒。雍歷二府。光觀壯麗。而太尉府獨卑陋。顯宗東顧嘆息曰。椎牛縱酒。勿令乞兒爲宰。

檀郎

李商隱詩。傳道門庭舊未行。今朝歌管屬檀郎。李賀詩。檀郎眠何處。

妳妳

焦仲卿妻古詩云。阿母曰媒人。貧賤有此女。始適還家門。又云。阿母謝媒人。女子先有誓。又云。媒人下床。子諾諾復妳妳。

陪酒陪歌

釋仲殊花品序。每歲禁煙前後。置酒饌以待來賓賞花者。不問親踈。謂之看花局。故俚語云。彈琴種花。陪酒陪歌。

暖寒之具

開元天寶遺事。巨豪王元寶。每至冬月大雪之際。令僕夫自本坊巷口掃雪爲徑路。躬親至坊前之巷。揖賓客就本家。具酒炙宴樂之。爲暖寒之具。

書手

報應記。宋術士淮人應明經舉元和至河陰縣。因疾病廢業。爲鹽鐵院書手。

阿妳

李商隱雜纂。七不稱意內云。少去聲阿妳。

村氣

劉餗隋唐嘉話。薛万徹尚丹陽公主。太宗嘗謂人曰。此乃薛駙馬村氣也。

客氣

左傳定公八年。陽虎入。盡客氣也。南史。宋尚書左丞荀赤松奏顏延之啓云。高自比擬。合客氣虛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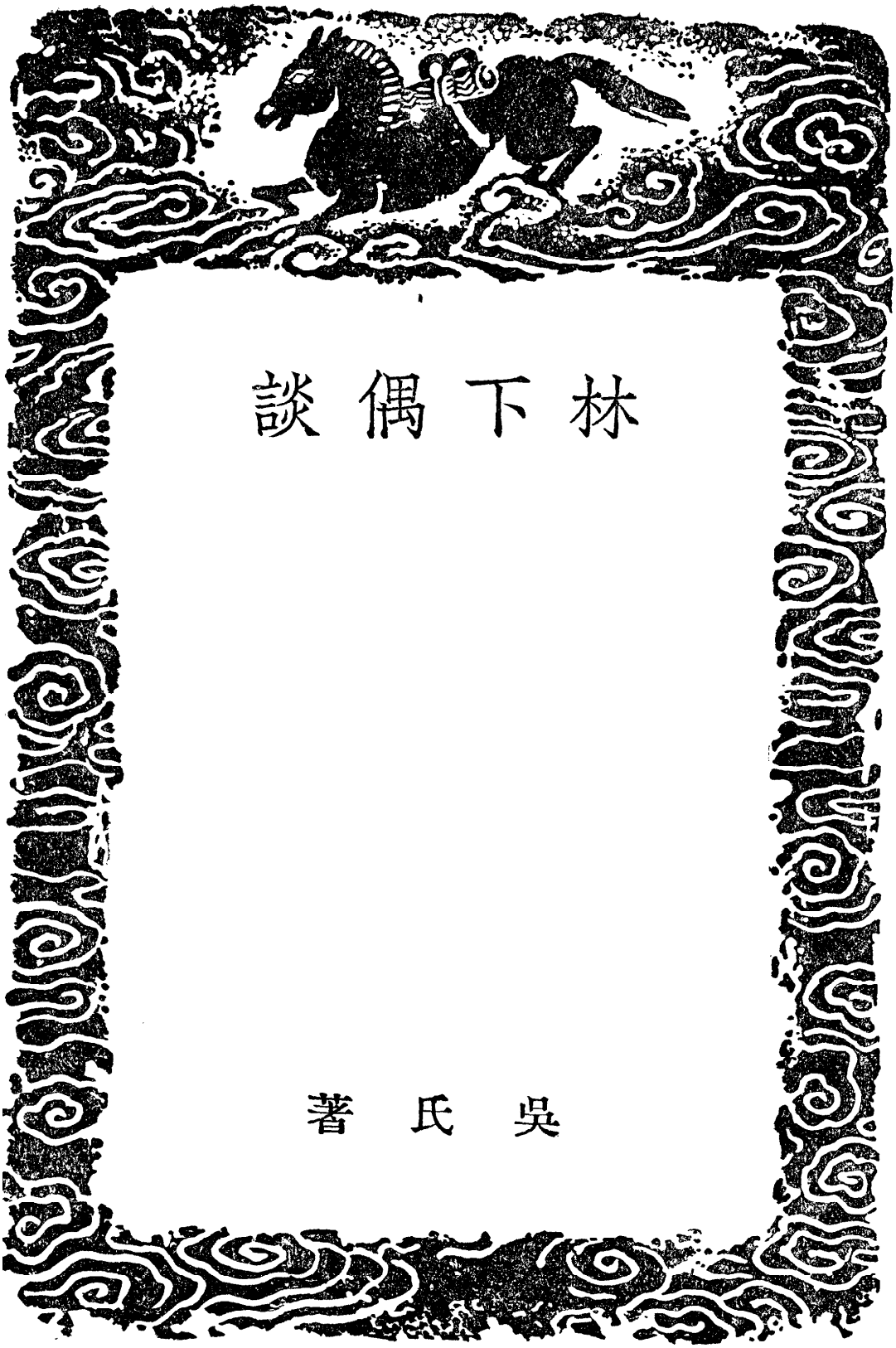
幹事

南史。沈文學傳。宋明帝就褚彥回求一幹事人。爲晉平王之上佐。

後生子

鮑明遠少年時至衰老行篇云。寄語後生子。作樂當及春。今俗。少年者呼爲後生子。士往往笑之。不謂此

乃古語．而人尙用之也．



林下偶談

吳氏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寶顏堂祕笈及唐宋叢書學海類編皆收有此書唐宋本一卷僅二十三則學海本兩卷名本筆雜鈔撰人闕亦僅七十六則唯寶顏堂本四卷最完全故據以排印並錄學海本卷首小序於後

荊溪林下偶談卷之一

宋荊溪吳　氏著

退之原性

退之既以仁義禮智信言性。則不當立三品之論。今別爲三品。而以品之下者爲惡。則是仁義禮智信。亦可謂之惡歟。其言之自相抵牾如此。又曰上者可學。下者可制。而品則孔子謂不移也。夫孔子所謂下愚不移者。謂其自暴自棄者爾。若下者可制。則不得謂之自暴自棄。亦不得謂之不移也。無乃亦與孔子之言異乎。

退之作墓銘

曾子固云。銘誌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於善惡無不書。而銘特古之人有功績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存於廟。或置於墓。一也。吾觀退之作王適墓銘。載娶侯高女一事。幾二百言。此豈足示後耶。然退之作銘數十。時亦有諷有勸。諒非特虛美而已。題歐陽詹哀辭。謂古之道不苟毀譽於人。則吾之爲斯文。皆有實也。史稱劉叉者。持去退之金數斤曰。此諛墓中人而得之者。不如與劉君爲壽。以退之剛直。不肯諛生人以取富貴。乃能諛墓中人而得金耶。獨其與王用作神道碑。所得鞍馬白玉帶。蓋表而後受。退之於此。固未能免俗。然他無所見也。又小人欲奪金而設辭耳。

柳子厚龍城錄

舊唐史譏退之爲羅池廟碑以實柳人之妄。然余按龍城錄云。羅池北龍城勝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辨刻書云。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醜。予得之。不詳其理。特欲隱余於斯歟。審如是。則碑中所載子厚告其部將等云云。未必皆柳人之妄。而詩所謂驅厲鬼兮山之左。豈亦用石刻語耶。然子厚嘗曰。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爲神。不授天以爲高。其月令論斷刑論天說禘說非國語等諸篇皆此意。而龍城錄乃多眩怪不經。又何也。

文字題語結語

尚書諸序。初總爲一篇。毛詩序亦然。史記有自序。西漢書楊雄傳通載法言。諸序放此也。其曰作五帝本紀第一。作夏本紀第二。譔學行譔吾子之類。與作堯典作舜典之義同。蓋序語也。韓退之原鬼篇末。亦云作原鬼。晦菴考異謂古書篇題多在後。荀子諸賦是也。但此篇前既有題。不應復出。以愚觀之。此乃結語。非篇題也。其文意以爲適丁民有物怪之時。故作原鬼以明之。如史記河渠書末云。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退之正祖此。又送竇平序末。亦云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於知己。不憚行於遠也。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能合文辭以寵榮之。作送竇從事少府平序。後人沿襲者甚多。如李習之高愍女碑云。余既悲而嘉之。於是作高愍女碑。杜牧原十六衞云。作原十六衞。賈同責荀云。故作責荀以示來者。孫復儒辱云。故作儒辱。荊公閔習云。作閔習。豈皆篇題之謂哉。

白虎通司空解

白虎通云。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謂空尚主之。何況於實。以微見著也。漢儒之繆如此。可發千載之一笑。

鳩杖

蔣考叔天台人。名鼎。嘗著蒙齋門人錄。內載漢用鳩杖事。舉風俗通云。俗說高祖與項羽戰於京索間。遁於薄中。羽追求之。時鳩正鳴其上。追之者以爲必無人。遂脫。及卽位。異此鳩。故作鳩杖以扶老。愚謂俗說。恐未必然。按後漢禮儀志云。仲秋之月。縣道皆按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餔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尺。端以鳩鳥爲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

王介甫初字介卿

王深甫集有臨河寄介卿詩。曾南豐集亦有寄王介卿詩。能改齋漫錄載南豐懷友篇。蓋集中所遺者。其篇末云。作懷友書兩通。一自藏。一納介卿家。

孟郊年四十六登第

東野墓誌云。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卽去。史云年五十得進士第。樊汝霖云。時郊年五十四。三說不同。按唐登科記。郊登第在正元十二年李程榜。又按墓誌。郊死於元和九年。年六十四。自元和元年逆數而上。至正元十二年。凡十九年矣。郊登第當是年四十六。又退之薦士詩酸寒

溧陽尉。五十幾何耄。蓋郊登第四年。方調溧陽尉也。誌謂之幾五十是矣。史與樊說失之。然郊集中有落第詩。再下第詩。又有下第東南行。及下第東歸留別長安知己等詩。則郊前此嘗累舉京師矣。今誌謂之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又何也。

文選君子行

文選樂府四首稱古辭。不知作者姓氏。然君子行。李善本無之。此篇載於曹子建集。意卽子建作也。

曹鄴謝逸詩

曹鄴讀李斯傳詩云。一車致三轂。本圖行地速。不知駕馭難。舉足成顚覆。欺暗尙不然。欺明當自戮。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不見三尺墳。雲陽草中綠。姚鉉文粹只摘取四句。一篇之精英盡矣。文鑑載謝逸閨恨詩亦止六韻。削去最語。一歸之正。便寡然有行露之風。此亦編集文字之一法也。

郡丞之謂守丞

陳勝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師古曰。郡丞之居守者。一曰郡守之丞。

拜禹言

貞元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隴西李翺敬拜禹之堂下。自賓階升。北面立。弗敢嘆。弗敢祈。退降復敬再拜。笑而歸且歌曰。惟天地之無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來者余弗聞。已而已而。此李翺拜禹言見集中。姚鉉取之於文粹。所歌卽屈原遠游中語也。蓋與接輿楊朱唐衢韓愈同意。可悲矣。

韓柳文法祖史記

退之獲麟解云。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也。惟麟也不可知。句法蓋祖史記老子傳云。孔子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獸吾知其能走。魚吾知其爲能游。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子厚游黃溪記云。北之晉。西適隰。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於浯溪。西至於溪之源。南至於瀧泉。東至於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句法亦祖史記西南夷傳。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

後山簡齋詩

後山詩。俗子推不去。可人費招呼。氣象淺露。絕少含蓄。陳簡齋又模而衍之曰。俗子令我病。紛然來座隅。賢士費懷思。不受折簡呼。可謂短於識。而拙於才者也。

黃亢臨水詩

文鑑載黃亢臨水詩云。去年昨日水。今日到何處。蓋蹈襲杜牧題安州浮雲寺樓寄湖州張郎中云。當時樓下水。今日到何處。

呂東萊詩

東萊先生送宋子華通判長沙詩云。木脫獻羣峯。雲生失前浦。蓋用荊公暮林搖落獻羣峰。木落惱巒因

白獻。少陵歸雲擁樹失山村之語。

東坡于湖詩

東坡大風留金山兩日云。塔上一鈴獨自語。明日顛風當斷渡。于湖詩云。塔上一鈴語。湖頭三日風。用坡語也。

杜子美錢起詩

錢起云。山來指樵火。峰去惜花林。不若子美云。青惜峰巒過。黃知橘柚來。

退之詩善形容

退之贈無本詩。有云風蟬碎錦繡。綠池埜菡萏。莫芝擢荒榛。孤翮起連蔡。醉贈張徹云。君詩多態度。藹藹春空雲。東野動驚俗。天葩吐奇芬。張籍學古淡。軒昂避雞羣。至論李杜。則云想當施手時。巨忍磨天揚。堪厓劃崩豁。乾坤擺雷硠。其形容諸人之詩。亦可謂奇巧矣。

岑參詩

岑參詩。來亦一布衣。去亦一布衣。羞見關門吏。還從舊路歸。于武陵祖其語意云。猶爲布衣客。羞入故關中。賈島亦云。有恥長爲客。無成又入關。唐詩人類多哀窮悼屈之語。通塞命也。世間冠佩煌煌。如坐塗炭。可羞者多矣。爲布衣何可羞耶。

山谷詩意與退之同

韓退之病中贈張十八詩意奇語雄序其與籍談辨有云吾欲盈其氣不令見麾幢牛羊滿田野解施束空杠云迴軍與角逐斫樹收窮龐後山谷次韻答薛樂道云薛侯筆如椽崢嶸來索敵出門決一戰不見旗鼓迹令嚴初不動帳下聞吹笛乍奔水上軍拔幟入趙壁長驅劇崩摧百萬俱辟易正與退之詩意同才力殆不相下也

左經臣詩

左緯字經臣黃巖人能詩陳了翁嘗喜其一別又經無數日百年能得幾多時之句以爲非特辭意清逸可翫味也老於世幻逝景迅速讀之能無警乎然此乃古人已道之句耳戴叔倫寄朱山人云此別又萬里少年能幾時杜荀鶴送人游江南云能禁幾度別即到白頭時魏野寄唐異云能銷幾度別便是一生休但經臣語尤婉而不迫爾

山谷詩與杜牧鄭谷同意

張祐有句云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以此得名故杜牧云可憐故國三千里虛唱宮詞滿後宮鄭谷亦云張生有國三千里知者惟應杜紫微秦少游有詞云醉臥古藤陰下故山谷云少游醉臥古藤下誰與愁眉唱一盃解作江南斷腸句只今惟有賀方回正與杜鄭語意同

王季友詩

唐王季友觀於舍人壁畫山水詩云野人宿在人家少朝見此山謂山曉半壁仍棲嶺上雲開簾放出湖

中鳥。獨坐長松是阿誰。再三招手起來遲。于公大笑向予說。小弟丹青能爾爲。語意淺陋。類兒童幼學者。山谷題鄭防畫夾云。惠崇煙雨歸雁。坐我瀟湘洞庭。欲換扁舟歸去。故人言是丹青。大略與季友相類。然語簡趣遠。工於季友百倍矣。

江文通

能改齋漫錄云。江文通擬湯休詩。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蓋用魏文帝秋胡行云。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梁武帝鼓角吹橫曲云。日落登雍臺。佳人殊未來。梁沈約洛陽道云。佳人殊未來。薄暮空徙倚。二人所用。又襲江也。余謂江不但用魏文語。後之襲江亦非止此二人。淮南小山招隱士云。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陸士衡擬庭中有奇樹云。芳草久已茂。佳人竟不歸。即招隱語也。謝靈運詩。圓景早已滿。佳人殊未適。蓋又祖士衡。而江則兼用陸謝及魏文語也。其後唐韋莊草堂夜思云。芳草已云暮。故人殊未來。寇萊公楚江夜懷云。明月夜還滿。故人秋未來。無非蹈襲前語。而視陸謝則又絕類矣。

柳子厚祭呂衡州文

柳子厚祭呂衡州文云。嗚呼化光。今復何爲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豈蕩爲太空與化無窮乎。將結爲光耀以助臨照乎。豈爲雨爲露以澤下土乎。將爲雷爲霆以泄怨怒乎。豈爲鳳爲麟爲景星爲卿雲以寓其神乎。將爲金爲錫爲圭爲璧以栖其魄乎。豈復爲賢人以續其志。將爲爲神明以遂其義乎。後秦少游吊鍾文全放此云。嗚呼鍾乎。今焉在乎。豈復爲激宮流羽以嗣其故乎。將憑化而遷改。易制以周於用乎。

豈爲錢、爲鎛、爲鉦、爲釜以供耕稼之職。將爲鼎鼐以効烹飪之功乎。豈爲浮圖老子之像。巍然瞻仰於緇素乎。豈爲麟趾褭蹄之形。翕然爲玩於邦國乎。豈爲干越之劍。氣如虹霓。掃除妖氛於指顧之間乎。將爲百鍊之鑑。湛如止水。別妍醜於高堂之上乎。然子厚又放楚辭卜居篇耳。

飲墨

俚俗謂不能文者爲胸中無墨。蓋亦有據。通典載北齊策秀才書有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東坡監試。呈諸試官云。麻衣如再着。墨水眞可飲。山谷次韻楊明叔云。睥睨紈袴兒。可飲三斗墨。又題子瞻畫竹石云。東坡老人翰林翁。醉時吐出胸中墨。唐王勃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汁數升。酣飲。引被覆面臥。及寤。援筆成篇。不改一字。人謂勃爲腹稿。

食酒

飲酒謂之食酒。于定國傳。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如淳曰。食酒猶言喜酒。師古曰。若依如氏之說。食字當音嗜。此說非也。食酒者謂能多飲。費盡其酒。猶云食言焉。今流俗書輒改食字作飲字。失其眞也。然食酒至數石不亂。可謂善飲。古今所罕有也。柳子厚序飲亦云。吾病痞不能食酒。至是醉焉。

蒲禹卿諫蜀王衍幸秦

蜀王衍荒淫。惑於宦人王承休。遂決秦州之幸。詔下中外切諫。母后泣而止之。以至絕食。衍皆不從。前秦州節度判官蒲禹卿叩馬泣血上表。累千五百餘言。且曰。望陛下以名教而自節。以禮樂而自防。循道德

之規。受師傅之訓。知社稷之不易。想稼穡之艱難。惜高祖之基局。似太宗之臨御。賢賢易色。孜孜爲心。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用。聽五音而受諫。以三鏡而照懷。少止息於諸處林亭。多看覽於前王書史。別修上德。用卜遠圖。莫遣色荒。勿令酒惑。常親政事。勿恣閒遊。又曰。陛下與唐主方申歡好。信幣交馳。但慮聞道聖駕親行。別懷疑忌。其或專差使命。請陛下境上會盟。未審聖躬去與不去。又曰。陛下纂承以來。率意頻離宮闕。勞心費力。有何所爲。此際依然整蹕。又擬遠別宸宮。昔秦王之鑾駕不回。煬帝之龍舟不返。又曰。忍教置卻宗祧。言將道斷。使蒸民以何托。令慈母以何辜。若不慮於危亡。但恐乖於仁孝。又曰。劉禪俄降於鄧艾。李勢遽歸於桓溫。皆爲不取直言。不恤政事。不信王道。不念生靈。以至國人之心。無一可保。山河之險。無一可憑。衍竟不從。行至緱谷。唐師已入其境。狼狽而歸。遂降魏王繼岌。當五代時。忠義之士。落落如晨星。歐公作史。嘗有五代無全人之嘆。幸而有焉。則又爲之咨嗟嘆息。反覆不置。如蒲禹卿之忠諫。非特蜀之所少。亦天下所希有也。然史中曾不少概見。但云衍幸秦州。羣臣切諫而已。豈歐公偶失此耶。予於太平廣記得此事。故表而出之。

東萊野步詩

司空圖有碁聲花院閉之句。東坡喜之。以爲吾嘗獨遊五老峰。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碁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也。故作詩有云。誰與碁者。戶外履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東萊野步亦云。幽人不可親。碁聲時出。卽此意也。

劉義落葉詩

苕溪漁隱載劉義落葉詩云。返蟻難尋穴。歸禽易見巢。黃巖左經臣亦有落葉詩。禽巢先覺曉。蟻穴未知霜。意同而工又過之矣。

荊溪林下偶談卷之二

離騷名義

太史公言離騷者。遭憂也。離訓遭。騷訓憂。屈原以此命名。其文則賦也。故班固藝文志有屈原賦二十五篇。梁昭明集文選不併歸賦門。而別名之曰騷。後人沿襲。皆以騷稱。可謂無義。篇題名義且不知。況文乎。

冷齋誤載邵堯夫詩

冷齋夜話云。余客漳水。見瑩中姪勝柔自九江來。出詩示余曰。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愼勿恃。何妨爭先。世路機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可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爲傷。與其病後求良藥。不若病前能自防。余謂勝柔曰。公痴叔詩如食鮧魚。惟恐遭骨刺。此詩邵堯夫作。而冷齋誤以爲瑩中。或者瑩中手書此詩。冷齋不知爲堯夫作歟。

錄囚

世俗誤以錄囚爲慮囚。按雋不疑傳。每行縣錄囚徒還。師古曰。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冤滯與否。今云慮囚。本錄音之去者耳。音力具反。而近俗訛其文遂爲思慮之慮。然則錄誤爲慮。自唐已然矣。

桃源

淵明桃花源記。初無仙語。蓋緣詩中有奇蹤隱五百一朝做神界之句。後人不審。遂多以爲仙。如韓退之

詩云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尤荒唐劉禹錫云仙家一出尋無踪至今流水山重重王維云初因避地去人間及至成仙遂不還又云重來遍是桃花水不下仙源何處尋王逢原亦云惟天地之茫茫兮故神仙之或容惟昔王之制治兮惡魅魍之人逢逮後世之陵夷兮因神鬼之爭雄此皆求之過也惟王荊公詩與東坡和桃源詩所言最爲得實可以破千載之惑矣

坡賦祖莊子

莊子內篇德充符云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東坡赤壁賦云蓋將自其變者觀之雖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蓋用莊子語意

文章緣起

梁任昉有文章緣起一卷著秦漢以來文章名目之始按論之名起於秦漢以前荀子禮論樂論莊子齊物論愼到十二論呂不韋八覽六論是也至漢則有賈誼過秦論任昉乃以王褒四子講德論爲始誤矣

西山江西湖南之政

西山初守泉南士民愛之如父母後帥隆興頗抑強扶弱謗譽幾相半改帥潭士民愛之復如泉南後西山退居書於册云洪之政駁任氣爲之也湘之政醇任理爲之也若公可謂知過進德者矣

知文難

柳子厚云夫文爲之難知之愈難耳是知文之難甚於爲文之難也蓋世有能爲文者其識見猶倚於一

偏。況不能爲文者乎。昌黎毛穎傳。楊誨之猶大笑以爲怪。誨之蓋與柳子厚交游。號稍有才者也。東坡謂南豐編太白集。如贈懷素草書歌並笑矣乎等篇。非太白詩。而濫與集中。東萊編文鑑。晦庵未以爲然。以諸有識者。所見尙不同如此。則俗人之論。易爲紛紛。宜無足怪也。故韓文公則爲時人笑且排。下筆稱意。則人必怪之。歐公作尹師魯墓銘。則或以爲疵繆。歐公初取東坡。則羣嘲聚罵者動滿千百。而東坡亦言張文潛秦少游士之超軼絕塵者。士駭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論。亦嘗及吾與二子。吾策之審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吞貴賤之歟。作太息一篇。使秦少章藏於家三年然後出之。蓋三年後。當論定也。往時水心先生。汲引後進。如飢渴然。自周南仲死。文字之傳。未有所屬。晩得篔窗陳壽老。卽傾倒付囑之時。士論猶未厭。水心舉太息一篇爲證。且謂他日之論。終當定於今日。今纔十數年。世上文字日益衰落。而篔窗卓然爲學者所宗。則論定固無疑。然水心之文。世猶深知之者少。則於篔窗之文。宜亦未必盡知之也。更一二百年後。以俟作者。然後論益定耳。

水心合銘陳同甫王道甫

水心少與陳龍川游。龍川才高而學未粹。氣豪而心未平。水心每以爲然也。作抱膝軒詩。鐫誚規責。切中其病。是時水心初起。而龍川已有盛名。龍川雖不樂。亦不怒。垂死猶托銘於水心。曰銘或不信。吾當虛空中與子辨。故水心祭龍川文云。子不余謬。懸俾余銘。且曰必信。視我如生。疇昔之言。余豈敢苟。哀哉此酒。能復飮否。水心旣嘗爲銘。而病耗失之。後乃爲集序。精峭卓特。歎其才不爲世所知。世所知者科目耳。又

謂同甫之學。惟東萊知之。晦庵不予。又不能奪。而予猶不曉。皆所謂必信者。後諸子再求銘水心。遂以陳同甫王道甫合爲一銘。蓋用太史公老子韓非及魯連鄒陽同傳之意。老子非韓非之比。然異端著書則同。魯連非鄒陽之比。然慷慨言事則同。陳同甫之視王道甫。雖差有高下。而有志復讐不畏權倖則同。其言大義大慮大節。以爲春秋戰國之材無是稱揚。同父至矣。末後微寓抑揚。其論尤正。又與呂黎評柳子厚略相類。水心於龍川自少至老。自生至死。只守一說。而後輩不知本末。或以爲疑。此要當爲知者道也

沙漲江合出宰相

國史章得象傳。閩中謠云。南臺江合出宰相。至得象相時。沙漲可涉。台州舊有謠云。下渡沙漲出宰相。至謝子肅爲相。果驗。

爲文須遇佳題伸直筆

爲文須遇佳題伸直筆。不然。則文雖工。不足貴也。今世以掌制爲儒者至榮。夫不能堪其任者。固不足爲榮矣。就能堪其任。而朝廷或繆於升黜。不必遇佳題。朝廷或牽於忌諱。不能伸直筆。則掌制乃儒者之至辱也。開禧間。廟堂欲以水心直北門。水心辭不能。且云某作一詔。當用十日半月。恐不及事。蓋是時國論已非。水心正慮墮此二者。故設辭耳。簽窗初入館。史相極傾慕。未幾。意嚮不合。語人曰。陳壽老好一臺諫官。只太執耳。後又遣所親諭意。欲以爲權直學士院。簽窗答云。某不能以文字與人改。不可爲權直。史聞之不樂。簽窗遂久不遷。蓋史當國。凡代言者必進藁本。史或手自塗抹。或令館人刪改。如辛卯火災。陳立

道卓草罪已求言詔有云朕爲人子孫而不能保守宗廟爲人父母而不能安全井邑語有意味史惡其太直不用再具藁復不用至三具藁復不付出叩之則曰令敷文竄改矣敷文其子宅之也陳但飲氣而已所謂儒者之至辱又不止於無佳趣枉直筆而已當時代言之人猶不自知恥可嘆也

子美草堂詩

子美草堂詩云舊犬喜我歸低徊入衣裾鄰舍喜我歸沽酒携胡蘆大官喜我來遣騎問所須城郭喜我來賓客溢村墟蓋用木蘭詩云爺娘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粧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但連用古人句亦不可爲法也

詩人以草爲諷

自離騷以草爲諷諭詩人多效之者退之秋懷云白露下百草蕭蘭共憔悴青青四牆下已復生滿地樂天咸陽原上草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僧贊寧詩要路花爭發閒門草易荒後山詩集牆頭霜下草又作一番新後徐師川詩遍地閒花草乘春傍路生意皆有所譏也

曹緯詩

杜詩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曹緯蹈襲之云爲問征途間誰如此山耆

寬於一天下

楓牧鄱宣州元處士云蓬蒿三畝居寬於一天下潘興嗣逍遙亭詩用其語云寬於一天下原憲惟桑樞

行色野色詩

司馬池行色詩云。冷於陂水淡於秋。遠陌初窮見渡頭。賴得丹青無畫處。畫成應遣一生愁。前輩稱之。此詩惟第一句最有味。范文正公野色詩。非煙亦非霧。鬰鬰映樓臺。白鳥忽點破。夕陽還照開。肯隨芳草歇。疑逐遠帆來。誰會山公意。登高醉始回。第二聯亦豈下於池詩乎。此梅聖俞所謂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也。

四六與古文同一關鍵

本朝四六。以歐公爲第一。蘇王次之。然歐公本工時文。早年所爲四六見別集。皆排比而綺靡。自爲古文後。方一洗去。遂與初作迥然不同。他日見二蘇四六。亦謂其不減古文。蓋四六與古文同一關鍵也。然二蘇四六。尙議論有氣燄。而荊公則以辭趣典雅爲主。能兼之者歐公耳。水心於歐公四六。暗誦如流。而所作亦甚似之。顧其簡淡朴素。無一毫嫵媚之態。行於自然。無用事用句之癖。尤世俗所難識也。水心與箕窗論四六。箕窗云。歐做得五六分。蘇四五分。王三分。水心笑曰。歐更與饒一兩分可也。水心見箕窗四六數篇。如代謝希孟上錢相之類。深歎賞之。蓋理趣深而光燄長。以文人之華藻。立儒者之典刑。合歐蘇王爲一家者也。眞西山嘗謂余四六頗淡淨而有味。余謝不敢當。因言本得法於箕窗。然才短終不能到也。

孔子問禮於老子

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吾聞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虛氣與多慾。態色與淫

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夫孔子以禮問聃則聃非不知禮者而聃之言如此亦豈非禮之意然而獨諱言禮顧以爲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蓋聃之於禮尚其意不尚其文然使文而可廢則意亦不能以獨立矣此老子鑑文之弊而矯枉過正之言也或謂有二老子絕滅禮樂之老子與孔子問禮之老子不同兼太史公老子傳多疑詞既稱莫知其所終又稱百六十餘歲或二百餘歲既稱太史儋即老子又稱非也世莫知其然否意者有二老子而太史公不能斷耶余謂老子所答問禮之言即是道德五千言之旨其論禮之意則是其廢禮之文則非耳太史公雖不能斷然亦卒斷之曰老子隱君子也既曰隱則其年莫得詳亦宜矣且太史公去周近尚不能斷後二千餘年將何所據而斷耶

二公不免於癡

歐公記菱溪石慮後人取去則以劉氏子孫不能長有此石爲戒東坡記四菩薩畫慮後人取去則既以父母感動人子而亦以廣明之賊不能全子孫而有此畫爲戒以僕觀之石雖奇畫雖工要皆外物耳歐公之移置二石雖非取爲己有其爲取一也東坡既知捨此畫矣而猶汲汲恐他人之取其爲不能捨亦一也石與畫自二公不能不戀戀而欲使他人不戀戀得乎中人以上不待戒中人以下苟萌貪心雖刑禍立至尚不知戒況身後盛衰乎且東坡之捨此畫曰爲父母也安知他人取之者不亦曰爲父母乎然則二公之見猶不免於癡矣郁云米元章臨終焚所玩法書名畫即是此意

鮀

台之諺稱水母以鰕爲眼。蓋非虛語。廣韻言鮀卽水母也。以鰕爲目。

文字有江湖之思

文字有江湖之思。起於楚辭。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模想無窮之趣。如在目前。後人多倣之者。杜子美云。蒹葭離披去。天水相與永。意近似而語亦老。陳止齋送葉正則赴吳幕云。秋水能隔人。白蘋況連空。意尤遠而語加活。水心送王成叟姪□林黃橘柚重。渚白蒹葭輕。意含蓄而語不費。

讀中興頌詩

讀中興頌詩。前後非一。惟黃魯直潘大臨。皆可爲世主規鑒。若張文潛之作。雖無之可也。陳去非篇末云。小儒五載憂國淚。杖黎今日溪水側。欲搜奇句謝兩公。風作浪湧空心惻。蓋當建炎亂離奔走之際。猶庶幾少陵不忘君之意耳。張安國篇末亦云。北望神皐雙淚落。只今何人老文學。語亦頓挫含蓄。然首句云。錦綳兒啼思寒酥。雖曰紀事。其淫褻亦甚矣。首以淫褻犯分之語。似非臣子所宜言。至於末句。乃若愛君憂國者。則吾未敢信也。

文有正氣素質

文雖奇。不可損正氣。文雖工。不可掩素質。

爲文大概有三

爲文大概有三。主之以理。張之以氣。束之以法。

前輩不肯妄改已成文字

前輩爲文雖或爲流俗嗤點然不肯輒輕改蓋意趣規模已定輕重抑揚已不苟難於遷就投合也歐公作范文正公神道碑載呂范交歡弭怨始末范公之子堯夫不樂欲删改公不從堯夫竟自删去一二處公謂蘇明允曰范公碑爲其子弟擅於石本移動使人恨之荆公作錢公輔母墓銘錢以不載甲科通判出身及諸孫名欲有所增損荆公答之甚詳大略謂一甲科通判苟粗知爲詞賦雖閭巷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故銘以謂閭巷之士以爲夫人榮明天下有識者不以置悲歡榮辱於其心也七孫纂文有可道固不宜略若皆兒童賢不肖未可知列之於義何當也又云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也宜以見還而別求能如足下意者爲之耳東坡作王晉卿墨繪堂記內云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塚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複壁皆以兒戲害而及凶而身此留意之禍也王嬪所引用非美事請改之坡答云不使則已即不當改蓋人情喜諛而多避忌雖范錢王閻人猶不免何怪流俗之紛紛乎而作者之文固不肯諛固不肯避忌雖與范錢王厚善亦終不爲改也水心作汪參政勃墓誌有云佐佑執政共持國論執政蓋與秦檜同時者也汪之孫浙東憲綱不樂請改水心答云凡秦檜時執政某未有言其善者獨以先正厚德故勉爲此自謂已極稱揚不知盛意猶未足也汪請益力終不從未幾亦心死趙蹈中方刊文集未就門下有受汪囑者竟爲除去佐佑執政四字碑本亦除之非水心意也水心答書惜不見集中退之云吾之爲此文豈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詞通其詞

者。本志於古道者也。古之道。不苟毀譽於人。則吾之爲斯文皆有實也。然則妄改以投合。則失其實矣。穆伯長貧甚。爲一僧寺記。有賈人致白金求書姓名。伯長擲金於地曰。吾寧餓死。終不以匪人汙吾文也。夫求書姓名且不可。而肯妄改以投合乎。前古作者所爲墓誌及他文。後多收入史傳。使當時苟務投合。則已不能自信。豈能信世乎。水心爲贊窗集序末云。趨捨一心之信。否臧百世之公。此二句最有味。學文者宜思焉。故凡欺誑以爲文者。文雖工。必不傳也。

水心文不爲無益之語

自古文字。如韓歐蘇猶間有無益之言。如說酒說婦人。或諧謔之類。惟水心篇篇法言。句句莊語。

水心文可資爲史

水心文本用編年法。自淳熙後。道學興廢。立君用兵始末。國勢汙隆。君子小人。離合消長。歷歷可見。後之爲史者當資焉。

陳後山詩

復齋漫錄載陳後山詩云。平生精力盡於詩。蓋出於溫公上通鑑表。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之語。予觀杜荀鶴贈山中詩友云。平生心力盡於文。亦恐其語偶同耳。

寇萊公詩

萊公詩。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人謂其有宰相器。然韋應物亦有野水無人舟自橫之句。豈亦便可擬

其爲宰相耶。

崑崙月窟東巉巖

杜詩被堅執銳略西極。崑崙月窟東巉巖。崑崙月窟在西。而謂之東何也。前後註詩者。皆不分曉解此義。詩意蓋謂魏將軍略地至西方之極。而回顧崑崙月窟。卻在東也。

荆溪林下偶談卷之三

水心文不蹈襲

水心與篔窗論文至夜半。曰四十年前。曾與呂丈說。呂丈東萊也。因問篔窗某文如何。時案上置牡丹數甌。篔窗曰。譬如此牡丹花。他人只一種。先生能數十百種。蓋極文章之變者。水心曰。此安敢當。但譬之人家觴客。或雖金銀器照座。然不免出於假借。自家羅列。僅瓷缶瓦盆。然卻是自家物色。水心蓋謂不蹈襲前人耳。瓷瓦雖謙辭。不蹈襲則實語也。然蹈襲最難。必有異稟絕識。融會古今文字於胸中。而灑然自出一機軸方可。不然則雖臨紙雕鏤。祇益爲下耳。韓昌黎爲樊宗師墓誌言其所著述。至多凡七十五卷。又一千四十餘篇。古未嘗有而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又以爲文從字順。則樊之文亦高矣。然今傳於世者僅數篇。皆艱澁幾不可句。則所謂文從字順者安在。此不可曉也。

退之慚筆

王黃州以昌黎祭裴太常文。顛石之儲。常空於私室。方丈之食。每盛於賓筵爲慚筆。蓋不免類俳。陳止齋亦以昌黎顏子不貳過論爲慚筆。蓋不免有科舉氣。余觀昌黎祭辭中丞文。豈亦所謂慚筆者耶。然顏子論乃少作不足怪。二祭文皆爲衆人作。則稍屈筆力以略傍衆人意。雖退之亦有不得已焉耳。

水心文章之妙

四時異景萬卉殊態乃見化工之妙肥瘠各稱妍淡曲盡乃見畫工之妙水心爲諸人墓誌廊廟者赫奕州縣者艱勤經行者粹醇辭華者秀穎馳騁者奇崛隱遯者幽深抑鬱者悲愴隨其資質與之形貌可以見文章之妙

歐公文林

歐公凡遇後進投卷可采者悉錄之爲一册名曰文林公爲一世文宗於後進片言隻字乃珍重如此今人可以鑒矣

東坡享文人之至樂

王德父名象祖臨海人早從丘宗卿入蜀有志義力學工古文晚爲水心所知德父嘗爲余言自古享文人之至樂者莫如東坡在徐州作一黃鶴樓不自爲記而使弟子由門人秦太虛爲賦客陳無己爲銘但自袖手爲詩而已有此弟有此門人有此客可以指呼如意而雄視百代文人至樂孰過於此余謂自古山水游觀之處遇名筆者已罕幸而遇則大者文一篇小者詩一聯而止耳未有同時三文而皆卓偉可以傳不朽者坡之詩又未論也盛山十二詩唱者止如此和者固不能無優劣退之滕王閣記云文列三王之右與有榮焉此特退之謙辭如退之記固宜傳三王如勃之序雖載人口而綺靡卑弱乃爾其餘可知也以同時遇三文而皆可傳自古惟黃鶴樓耳

水心能斷大事

水心平生靜重寡言。有雅量。喜慍不形於色。然能斷大事。紹熙末年。光廟不過重華宮。諫者盈庭。中外洶洶。未幾壽皇將大漸。諸公計無所出。水心時爲司業御史黃公度使其壻太學生王棐仲温密問水心。曰今若更不成服當何如。水心曰。如此卻是獨夫也。仲温歸以告黃公。公大悟。而內禪之議起於此。

晦翁斬大囚

晦翁帥潭。一日得趙丞相簡密報。已立嘉王爲今上。當首以經筵召公。晦翁藏簡袖中。竟入獄取大囚十八人立斬之。纔畢。而登極赦至。

劉正字不塔墀

王參預帥閩。以貴倨御僚屬。正字劉公朔時爲福清宰。初至。以法不當塔墀。令吏先白之。參預怒。劉公候客位連日不得見。竟棄去。曰吾不妨教學子以活。參預使吏覘之。則已過大義渡矣。不得已使吏挽回。批報以省元特免塔墀。他不爲例。劉公在福清。每出遇市巷小兒讀書者。必下車問其讀何書。爲解說訓誨之。市巷小兒皆相習爲士。而邑之士風特盛。福清之政。至今人稱之。

陳龍川省試

陳龍川自大理獄出赴省試。試出。過陳止齋。舉第一場書義。破。止齋笑云。又休了。舉第二場勉強行道大有功論破。云天下豈有道外之功哉。止齋笑云。出門便見哉。然此一句卻有理。又舉第三場策。起云天下大勢之所趨。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止齋云此番得了。既而果中榜。

沙溪驛詩

輿化沙溪驛有詩題壁上云。沙溪祇是舊沙溪。今日重來路欲迷。獨有暮鴉知我意。白雲深處盡情啼。不知何人作。

水心薦周南仲

韓侂胄當國。欲以水心直學士院。草用兵詔。水心謝不能爲四六。易彥章見水心言院吏自有見成本子。何難。蓋兒童之論。非知水心者。既而衞清叔被命。草詔云。百年爲墟。誰任諸人之責。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憂。清叔見水心舉似。誤以爲墟爲戚墟。水心問之。衞惘然。他日周南仲至。水心謂清叔文字近頗長進。然成墟字可疑。南仲愕曰。本爲墟字何改也。水心方知南仲實代作。蓋南仲其姻家也。水心因薦南仲宜爲文字官。遂召試館職。

魁輔碑

陳自強本太學服膺齋生。既當國。齋中爲立碑。刻魁輔二大字。雷參政孝友時爲學官。作記稱頌以諂之。刻大字之下。陳敗。雷欲磨去以泯其迹。諸生不從。一日諸生赴公試。雷遣人亟磨去之。嘉定更化。雷復顯用。反攻他人爲附韓。而欲自表其非韓黨。可嘆也。

詞人懷古思舊

詞人即事睹景。懷古思舊。感慨悲吟。情不能已。今舉其最工者。如劉禹錫金陵詩。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

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愚溪詩溪水悠悠春自來草堂無主燕飛回隔簾惟見中庭草一樹山榴依舊開又草聖數行留斷壁木奴千樹屬隣家惟見里門通德榜殘陽寂歷出樵車竇鞏南游詩傷心欲問前朝事惟見江流去不回日暮東風春草綠鷓鴣飛上越王臺東坡昆陽城賦橫門豁以四達故道宛其未改彼野人之何知方傴僂而畦菜張安國題黃州東坡詩老仙騎鶴去稗子飯牛歌蓋人已逝而迹猶存迹雖存而景隨變古今詞云語言百出究其意趣大概不越諸此而近世倣傚尤多遂成塵腐亦不足貴矣

和平之言難工

和平之言難工感慨之詞易好近世文人能兼之者惟歐陽公如吉州學記之類和平而工者也如豐樂亭記之類感慨而好者也然豐樂亭記意雖感慨辭猶和平至於蘇子美集序之類則純乎感慨矣乃若憤悶不平如王逢原悲傷無聊如邢居實則感慨而失之者也

陳簡齋詩

簡齋之詩晚而工如木落太湖白梅開南紀明慷慨賦詩還自恨徘徊舒嘯卻生哀山林有約吾當去天地無情子亦饑樓頭客子杪秋後日落君山元氣中世亂不妨松偃蹇村空更覺水潺湲皆佳句又有晚晴獨步及題董宗禹園先志亭等古詩亦皆佳

陳元爲杜韓之先驅

唐之古詩。未有杜子美。先有陳子昂。唐之古文。未有韓退之。先有元次山。陳元蓋杜韓之先驅也。至杜韓益彬彬耳。

詞科習氣

東坡言妄論利害。攙說得失。爲制科習氣。余謂近世詞科。亦有一般習氣。意主於諂。辭主於誇。虎頭鼠尾。外肥中枵。此詞科習氣也。能消磨盡者難耳。東萊早年文章。在詞科中最號傑然者。然藻繢排比之態。要亦消磨未盡。中年方就平實。惜其不多作而遂無年耳。

李習之諸人文字

文字之雅淡不浮。混融不琢。優游不迫者。李習之、歐陽永叔、王介甫、王深甫、李太白、張文潛、雖其淺深不同。而大略相近。居其最則歐公也。淳熙間歐文盛行。陳君舉、陳同甫尤宗之。水心云。君舉初學歐不成。後乃學張文潛。而文潛亦未易到。

劉原父文

劉原父文。醇雅有西漢風。與歐公同時。爲歐公名盛所掩。而歐曾蘇王亦不甚稱其文。劉嘗嘆百年後當有知我者。至東萊編文鑑。多取原父文。幾與歐曾蘇王並。而水心亦亟稱之。於是方論定。

晦翁按唐與正

金華唐仲友字與正。博學工文。熟於度數。居與陳同甫爲隣。同甫雖工文。而以強辨俠氣自負。度數非其

所長唐意輕之而忌其名盛一日爲太學公試官故出禮記度數題以困之同甫技窮見黜既揭榜唐取同甫卷示諸考官咸笑其空疎同甫深恨唐知台州大修學又修貢院建中津橋政頗有聲而私於官妓其子又頗通賄賂同甫訪唐於台州知其事具以告晦翁時高炳如爲台州倅才不如唐唐亦頗輕之晦翁爲浙東提舉按行至台炳如前途迓而訴之晦翁至卽先索州印隷吏旁午或至夜半未已州人頗駭唐與時相王季海爲鄉人先密申朝嫌省避晦翁按章及後季海爲改唐江西憲而晦翁力請去職蓋唐雖有才然任數要非端士或謂晦翁至州竟按去之足矣何必如是張皇乎同甫之至台州士子奔湊求見黃巖謝希孟與同甫有故先一日與樓大防諸公飲巾山上以待之賦詩有云須臾細語夾簾言說盡尊拳並毒拳語已可怪既而同甫至希孟借郡中伎樂燕之東湖同甫在坐與官伎語酒至不卽飲希孟怒詰責之遂相詈擊妓樂皆驚散明日有輕薄子爲謔詞末云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一州傳以爲笑

銘詩

銘詩之工者昌黎六一水心爲最東坡表忠觀碑銘云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強弩射湖江海爲東只此四句便見錢瑮忠勇英烈之氣閉爍乾坤上清儲祥宮碑銘云於皇祖宗在帝左右風馬雲車從帝來狩閱視新宮察民之言佑我文母及其孝孫讀之儼然如畫悚然如見而天帝與祖宗所以念下民眷子孫之意又仁慈惻怛如此後之爲文者非不欲極力模寫往往形貌雖具而神氣索然矣

近世詩人

大序云。亡國之音哀以思。退之論魏晉以降。以文鳴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近世詩人爭效唐律。就其工者論之。卽退之所謂魏晉以降者也。而況其不能工者乎。

范睢蔡澤

范睢、蔡澤者。僥倖之尤耳。若澤詭說睢而代之相。無分工寸。謀於秦而遷於二子。皆稱其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又曰。二子不因困厄。其能激乎。遷之繆如此。非所謂退處士而進姦雄者歟。

漢武帝用王恢議擊匈奴

夷狄叛服不常。以恩信結之。猶懼其變。而況以詐先之乎。漢武帝建元六年。匈奴請和親。王恢議請擊之。韓安國以爲不如和親便。羣臣多附安國。帝乃許和親。然不三載。復從王恢之策。欲誘致以利而伏兵擊之。是不以恩信結之。而以詐先之也。匈奴安得而不叛。自是而後。入上谷。入雁門。入代。殺太守。殺都尉。殺掠吏民。漢無一日不被其擾。而帝亦恥初謀之不遂。命將出師。無虛歲。而海內耗矣。蓋自王恢之謀始也。初帝命恢與韓安國擊閩越。懷南王安上書諫。而安國無一語。知其事雖可已。而名義猶正也。至是則力爭不可。知其名義太不正也。使恢謀不行。匈奴未必屢叛。武帝雖黷武。亦豈如是甚哉。

衞青重汲黯

衞青一奴虜也。然貴爲大將軍。日見尊寵。汲黯與之抗禮不拜。而青愈賢之。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公孫弘號爲儒者。反怨黯之面折而陰欲擠之死地。曾一奴虜之不若也。哀哉。

東坡潁濱論三良事

東坡秦穆公墓詩云。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古人感一飯尙能殺其身。今人不復見此等。乃以所見疑古人。子由和篇云。泉上秦伯墳。下埋三良士。三良百夫特。豈爲無益死。當年不幸見迫脅。詩人尙記臨穴惴。豈如田橫海中客。中原皆漢無報所。秦國吞西周。康公穆公子。盡力事康公。穆公不爲負。豈必殺身從之游。末子乃以侯嬴所爲疑三子。王澤旣未竭。君子不爲詭。三良殉公意。要自不得已。二詩不同。愚謂子由之說稍近。君子進退存亡。要不失正而已。豈苟爲匹夫之諒哉。論者罕能知此。如王仲宣云結髮事明主。受恩良不貲。臨沒要之死。安得不相隨。曹子建亦云。生時等榮樂。旣沒同憂患。若然則是三良者。特荊軻聶政之徒耳。東坡晚年和淵明詩云。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賢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我豈犬馬哉。從君求蓋帷。殺身固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爲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眞孝愛。三良安足希。蓋其飽更世故。閱義理熟矣。前詩作於壯年氣銳之時。意亦有所激而云也。

唐德宗時太學風俗不美

余讀何蕃傳。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嘗疑六館之士如此其衆。豈能守節義者獨蕃一人而已乎。至讀柳子厚與太學諸生書云。僕少時。常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焉。當時說者。咸曰太學諸生。聚於朋曹。侮老慢賢。有墮窳敗業而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

肆鬬訟者。有陵傲長上而誶罵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異者。無幾耳。乃知當時太學風俗不美如此。其欲從泚無疑。

相如美人賦

宋玉諷賦。載於古文苑。大略與登徒子好色賦相類。然二賦蓋設辭以諷楚王耳。司馬相如擬諷賦而作美人賦。亦謂臣不好色。則人知其爲誣也。有不好色而能盜文君者乎。此可以發千載之一笑。

名紙

梁何思澄終日造謁。每宿昔作名紙一束。曉便命駕。朝賢無不悉狎。名紙蓋起於此。今人謂之名謁。非也。

乞巧文似送窮文

子厚乞巧文。與退之送窮文絕類。亦是擬楊子雲逐貧賦。特名異耳。

荆溪林下偶談卷之四

聖上親政二事

紹定之末史相薨聖上親政卽日梁成大李知孝出國門西山在泉聞之喜甚曰二凶去矣閩特犬豕越乃虺蛇蓋梁閩人李越人也未幾並除洪公咨夔王公遂爲察官西山尤喜曰四十年無此矣余嘗歎息此二事與石徂徠所頌慶曆何以異蓋進賢退不肖固難而決裂迅疾如此者尤難此非特聖主英斷追蹤堯舜亦是天理人心終無泯滅時節特其一晦一明各關氣數而氣數未嘗不回世人但隨氣數以爲變遷者眞冥愚無知者也余賀西山起廢再知泉州啓云弊事萬端終有轉旋之理仁心一點本無歇息之期時紹定五年之冬也至六年之冬果驗又云百轉窮通吾何榮以何辱一番用舍世有重而有輕西山頗稱賞

太史公循吏傳

太史公循吏傳文簡而高意淡而遠班孟堅循吏傳不及也

賈誼傳贊

曩見曹器遠侍郎稱止齋最愛史記諸傳贊如賈誼傳贊尤喜爲人誦之蓋語簡而意含蓄咀嚼有味也

張守節史記正義

張守節爲史記正義云。班書與史記同者五十餘卷。少加異者。不弱卽劣。史記五十一萬六千五百言。序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事。漢書八十一萬言。序二百二十五年事。遷引父致意。班書父修。而固敝之。優劣可知矣。余謂此言止論才未論識也。堯舜典當時史官作也。形容堯舜盛德。發揮堯舜心術。鋪序堯舜政教。不過千餘言。而坦然明白。整整有次第。詳悉無纖遺。後世史官曾足窺其藩哉。曾子固謂不特當時史官不可及。凡當時執筆而隨者。意其亦皆聖賢之徒也。要之論後世史才。以遷爲勝。然視古已霄壤矣。按班固序傳。稱叔皮惟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尊其父至矣。謂之蔽其父者。非也。

司馬貞張守節論史記

司馬貞云。史記十二紀。象歲星一周。八書法天時八節。十表倣剛柔十日。三十世家比月有三旬。七十列傳。取懸車之暮齒。百三十篇。象閏餘而成歲。張守節亦云。而獨以列傳七十象一行七十二日。言七十者舉全數也。餘二日。象閏數也。余按遷書本無此語。蓋後人穿鑿臆說也。亦可謂謬矣。

程蘇分黨

山谷稱周濂溪胸次如光風霽月。又云。西風壯士淚。多爲程灝滴。東坡爲濂溪詩云。夫子豈我輩。造物乃其徒。蓋蘇氏師友未嘗不起敬於周程如此。惜乎後因嘻笑而成仇敵也。

李悅齋和登樓賦

悅齋李季允和王仲宣登樓賦。不特語言工。其愛君戀國。感事憂時。忠操過仲宣矣。

水心詩

水心詩早已精嚴。晚尤高遠。古調好爲七言八句。語不多而味甚長。其間與少陵爭衡者非一。而義理尤過之。難以全篇概舉。姑舉其近體成聯者。花傳春色枝枝到。雨遞秋聲點點分。此分量不同。周匝無際也。江當闊處水新漲。春到極頭花倍添。此地位已到功力倍進也。萬卉有情風暖後。一笻無伴月明邊。此惠和夷清氣象也。包容花竹春留巷。謝遣蒲荷雪滿涯。此陽舒陰慘規模也。隔垣孤響度。別井暗泉通。此感通處無限斷也。舉世聲中動。浮生肯帶來。此眞實處非安排也。峙巖橋畔船辭柁。冷水觀邊花發枝。此往而復來也。有兒有女後應好。同穴同時今柰何。此哀而不傷也。此日深探應徹底。他時直上自摩空。此高下本一體。特有等級也。蕃蔡義前識。簫韶舜後音。此古今同一機。初無起止也。所謂關於義理者如此。雖少陵未必能追攀。至於因上岩巉覽吳越。遂從開闢數羲皇。此等境界。此等襟度。想像無窮極則。惟子美能之。他如驛梅吹凍蕊。柁雨遂春聲。綠圍齊長柳。紅糝半含桃。聽鷄催謁駕。立馬待紬書。野影晨迷樹。天文夜照城。曬書天象切。浴硯海光翻。地深湘渚浪。天遠桂陽城。置杜集中何以別。乃若遣臘冰千筯。勾春柳一絲。燐迷王弼宅。蒿長孟郊墳。帆色掛曉月。艫音穿夕烟。門邀百客醉。囊諱一金存。難招古渡外。空老夕陽濱。又特其細者。

四靈時

水心之門。趙師秀紫芝、徐照道暉、翁卷靈舒工爲唐律。專以賈島、姚合、劉得仁爲法。其徒尊爲四

靈翕然傚之有八俊之目水心廣納後輩頗加稱奬其詳見徐道暉墓誌而末乃云尙以年不及乎開元元和之盛而君旣死蓋雖不沒其所長而亦終不滿也後爲王木叔詩序謂木叔不喜唐詩聞者皆以爲疑夫爭妍鬬巧極外物之意態唐人所長也及要其終不足以定其志之所守唐人所短也木叔之評其可忽諸又跋劉潛夫詩卷謂謝顯道稱不如流連光景之詩此論旣行而詩因以廢矣潛夫能以謝公所薄者自鑒而進於古人不已參雅頌軼風騷可也何必四靈哉此跋旣出爲唐律者頗怨而後人不知反以爲水心崇尙晩唐者誤也水心稱當時詩人可以獨步者李季章趙蹈中耳近時學者歆艷四靈剽竊模倣愈陋愈下可嘆也哉

好罵文字之大病

山谷答洪駒父書云罵犬文雖雄奇不作可也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切勿襲其軌也往時永嘉薛子長有俊才至老不第文字頗有罵譏不平之氣水心爲其集序微不滿焉余少時未涉事亦頗喜爲譏切之文箕窗袖以質水心水心曰雋甚吾鄉薛象先端明其初聲名滿天下特少雋耳然當吳之年未有吳之筆也吳年少筆老脫似王逢原但好罵氣未平亦似王逢原耳後二年余以新藁見水心曰此番氣漸平宜更平可也余因是知好罵乃文字之大病能克去此等氣象不特文字進其胸中所養益宏矣

山谷思邢惇夫詩

西山嘗舉山谷詩云惇夫若在鐫此老不令平地生崎嶇余曰鐫字未穩事父母幾諫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耳子豈應鐫其父邪然邪恕游程氏之門早歲立節如此而晚乃顛倒錯繆師友且不得而挽回之矣豈一予所能鐫邪

止齋送陳益之詩

止齋送陳益之詩甚工且有理致首云論事不欲如戎兵欲如衣冠佩玉嚴整而和平作文不欲如組繡欲如疎林茂篠窈窕而敷榮蓋陳益之年正盛論事豪勇而作文善爲詰屈聱牙故以此勉之又云楨幹盍亦煩繩墨風味何如餘典則末云君看風雅詩三百亦有初章三歎息皆有深長之意學者所當思也益之自負用世才幹而脫略邊幅不羈故又以繩墨典則規之

水心因啓事薦士

水心舊爲監司有一舉員未發批付書吏令搜檢僚屬通啓內有兩句云氣稟天下之至清品列人間之最上吏既檢呈卽日剗薦惜不記其姓名耳

止齋得謗

止齋倅福州年正盛聰明果決帥梁丞相一委聽之有富人訴僕竊盜僕辭連其主之女止齋必欲逮女以問諸寓公營救不獲於是有傳艮之謗未幾論去後止齋歷郡守部使者死之日囊橐枵然僅餘白金數十兩以殮其子貧困謁先友黃文叔尙書于建康頗周之止齋得謗如此至今猶有未盡知者可嘆也

蘇雲卿

蘇雲卿廣漢人。身長七尺。美髭髯。寡言笑。與張丞相德遠爲友。靖康蜀擾。避地豫章東湖之南。包巾布褐。治圃種蔬。耘植溉注皆有法。視他圃獨勝。夜則織履。履堅緻涉遠難敗。人爭取之。名曰蘇翁草鞋。德遠入相。貽書致厚幣屬帥漕曰。雲卿管樂流亞也。聞今灌園東湖。斯人非折簡可招。爲我詣其廬必致之。帥漕更野服。作遊客入圃。翁方運鋤。客揖與語。良久延入。坐土炕。汲泉煮茗。案無他物。惟西漢史一册。客問翁鄉里。曰廣漢。客又問張德遠亦廣漢人。嘗識之否。翁爲言德遠家世歷歷。客曰德遠之才。可爲宰相否。翁掉頭不可。客問何以。翁曰。惜其長於知君子短於識小人。二客徐拱立。出書幣。謂某等非遊客。承乏帥漕張丞相命。屈先生共濟大業。翁色變。唉間隱隱有聲。似怨張暴已蹤跡。帥漕呼與隸約同載。翁謝以翌日當納謁。晨興候之。戶閉闃無人聲。抉而闖焉。則書幣不啓。翁已遁矣。人莫知所之。帥漕復命。德遠拊几嘆曰。求之不早。實懷竊位之羞。作箴以識之云。雲卿風節高於傅霖。予期與之共濟當今。山潛水杳。邈不可尋。弗力弗早。予罪曷鋮。其圃今屬郡人宋自適正父。趙章泉名其室曰灌園菴。雲卿今入國史遺逸傳。

木尚書訴鄭景元

永嘉木尚書待問。少從學於鄭敷文。敷文大儒也。名伯熊、字景望。其弟名伯英、字景元。負氣尚義之士也。登甲科爲第四名。以母老不肯仕宦。奉岳祠養母。不出者二十年。紹興末。上中興急務書十篇。極言秦檜之罪。文亦豪健浩博。諸公忌而畏之。孝廟朝無人爲提拔。景元亦不屑求用。晚自號歸愚翁。有歸愚集。其

增蔡行之帥閩。爲之鋟版。三山永嘉稱敷文爲大鄭公。景元爲小鄭公。一時英俊。皆推尊之。敷文死。後木尙書造宅。侵鄭氏地界。景元不平。往與木詈詬而手擊之。景元亦大爲木之子弟所篋。明日木訴之郡。逮景元時。景元待次教官。扶其母以出。木漸悚退縮而止。木素無聞望。止以大魁爲從官爾。因此事永嘉人薄之。

紹熙立君詔

紹熙末。光廟有疾。嘉王之立。起於水心先生與徐子宜之謀。趙忠定令水心草詔。序孝廟大漸。所以立嘉王之故。云病無嘗藥之人。崩乏居喪之主。忠定不肯用。別爲之。水心曰。禍將作矣。吾當亟去。蓋爲立君大事。不明言其故。必有小人造謗興讒以禍諸君子者。水心竟不言功。隨卽去國。徐子宜本爲都司以功進從官。未幾。倪胄果造謗。忠定貶死。而子宜亦遠竄。水心旣不言功受賞。亦不因功受禍。若水心可謂知幾卓識之君子矣。此事游丞相語余。謂得之於先忠公之說如此。又云。先忠公嘗說如水心先生樣人。若出而用於朝。時節必大好。忠公名仲鴻。後以僞學與水心同入黨籍。坐廢者也。其謚曰忠。簣窗爲謚議。

東萊以譽望取士

淳熙間。永嘉英俊如陳君舉、陳蕃叟、蔡行之、陳益之六七輩。同時並起。皆赴太學補試。芮國器爲祭酒。東萊爲學官。東萊告芮公曰。永嘉新俊。不可不收拾。君舉訪東萊。東萊語以一春秋題且言破意。就試。果出此題。君舉徑用此破。且以語蕃叟。蕃叟其從弟也。遂皆中榜。此蓋以譽望取士。猶有唐人之意。似私而實

公也。

蔡行之省試

蔡行之本從止齋學。既以春秋爲補魁。止齋遂改爲賦以避之。東萊爲省試官。得一春秋卷甚工。東萊曰。此必小蔡也。且令讀書養望三年。以其草册投之帳頂上。未幾東萊以病先出院。衆試官入其室。見帳頂上有一草卷甚工。謂此必東萊所甚喜。而欲置前列者。遂定爲首選。此事水心先生云。

陳止齋

止齋年近三十。聚徒於城南茶院。其徒數百人。文名大震。初赴補試。纔抵浙江亭。未脫草屨。方外士及太學諸生迓而求見者如雲。吳琚貴公子也。冠帶執刺。候見於旅邸。已昏夜矣。既入學。芮祭酒卽差爲太學舉錄。令二子拜之齋序。止齋辭不敢當。徑遁之天台山國清寺。士友紛然從之者數月。其時止齋有待遇集板行。人爭誦之。既登第。後盡焚其舊藁。獨從鄭景望講義理之學。從薛常州講經制之學。其後止齋文學日進。大與曩時異。嘗言太祖肇基紀綱法度甚正。可以繼三代。所著建隆編是也。於成周制度講究甚詳。有周禮說。嘗以進光廟。紹熙間光廟以疾不過重華宮。止齋力諫至牽御衣。衣爲之裂。除中書舍人。不拜命而去。後謚曰文節。止齋之文。初則工巧綺麗。後則平淡優游。委蛇宛轉。無一毫少作之態。其詩意深義精而語尤高。後學但知其時文。罕有識此者。蔡行之亦鋟其集於三山。但水心取其學取其詩。不甚取其文。蓋其文頗失之孱弱。初時文氣。終消磨不盡也。

魏鶴山言事去國

寶慶初。朝貴多不敢輕接客。接亦不敢一語及時事。魏鶴山爲右史。論事方岌岌。一日獨會客。余亦在坐。鶴山言易泰卦。只說一通字。今日在上者。多猜防掩蔽。而下情不通於上。在下者多料想驚傳。而上情不通於下。如何得有泰之象。他日復上封事。首論泰卦。卽此意也。故相欲觀諸公意嚮。有一從官招諸從官飲。因言今日之事。正如主人設醴觴客。爲客者當荷主人美意。乃或指謫主人某事未是。某事未善。豈禮耶。衆唯唯無語。鶴山獨謂不然。主人招客固美意。然或所言議背理。不合人情。爲客者亦可強從命耶。故相聞此語。知決難兩立。鶴山於是有靖州之行。

堯舜典

堯典有君道焉。猶易之乾也。舜典有臣道焉。猶易之坤也。詩周南召南亦然。

尚書文法

今人但知六經載義理。不知其文章皆有法度。如書之禹貢。最當熟看。舜典載巡狩事云。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其事甚繁。下載五月南巡狩。則但云至於南岳。如岱禮。一句而已。八月西巡狩。但至於西岳如初。十一月朔巡狩。但云至北岳如西禮。不復詳載。望秩協同禮玉等語。蓋文法變化。所謂如岱禮、如初、如西禮之類。語活而意盡。皆作文之法也。至於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無逸等篇。皆平正明白。其文多整。後世

偶句蓋起於此。

聖賢道統

典謨中皐陶論九德。當居第一。禹議論次之。夔論樂又次之。益亦有告戒。又次之。其後伊尹言一德。仲虺言建中。傅說言學。箕子言九疇。周公言無逸。召公言敬德。此皆是道統之傳。爲後世所宗者也。至孔子曾子子思子孟子則類聚而究切之。無遺誼矣。孟子論道統。亦云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萊朱卽仲虺也。但孟子獨不拈出箕子。豈以僅及見武王而不及見文王耶。

孟子文法

孟子七篇。不特推言義理。廣大而精微。其文法極可觀。如齊人乞壻一段尤妙。唐人雜說之類。蓋倣於此。

甘蔗謂之諸蔗亦謂之都蔗

相如賦云。諸蔗巴苴注云。甘柘也。曹子建都蔗詩云。都蔗雖甘。杖之必折。巧言雖美。用之必滅。六帖云。張協有都蔗賦。

唐任翻詩

唐項斯、周朴、任翻皆赤城人。能詩。見赤城志。按唐文志項斯詩一卷。周朴詩二卷。任翻詩一卷。獨翻詩世罕傳者。今郡齋有翻小集。僅十篇而已。翻有題巾子廣軒詩。集中不載。詩云絕頂新秋生夜涼。鶴飛松露滴衣裳。前村月照半江水。僧在翠微開竹房。

此老吳姓第不知其名與字與葉水心先生交好觀其篇中亟稱水心先生不置故知之然考之水心集中止有水心卽事兼謝吳民表宣義六首及答吳明輔一書而已他竟無吳姓文字昔分爲八卷今作四卷秀州拙修居士郁嘉慶跋

余息軩多年日坐斗室祇以書卷自娛小有紀錄就正良友匪敢衒其所得也齋前有木筆一叢映帶左右遂名之曰木筆雜鈔云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續釋常談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陳敬衡）

✤D一四〇三

張